

带队执行侦察不幸踩到地雷

1976年12月,18岁的我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,成为一名侦察兵。

侦察兵相当于特种部队,我们平时训练科目也特别多,晴天一身汗,雨天一身泥,每天摸爬滚打……1984年底,我在新兵连当连长。当接到通知要上战场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,我正带着新兵们在野外拉练。

1985年正月十五,我和侦察大队一行15人,坐上火车奔赴前线。从文山去一线的时候,我们先到了麻栗坡,那里有个烈士陵园。当时,我们一进陵园就被震撼到了。陵园里,一座座墓碑就像士兵在列阵,一排排的。每个墓碑下面,都埋着为国为

民牺牲的烈士忠骨。想到那些士兵才十七八岁就为国捐躯,真的非常震撼,心情也很沉重。

经过短时间的紧急训练,我和战友们就上了战场。作为侦察兵,很容易在战场上与敌人突然遭遇。一旦暴露目标,处境会十分危险。我所在的队伍与敌人遭遇不是很多。有个大队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,炮火覆盖后伤亡惨重,牺牲了不少战友,我有几个老乡也在那个大队。但哪怕最危急的时刻,大家也没抛弃自己的战友,幸存下来的人,会齐心协力把牺牲的战友背回去。

战场上,地雷很多。有一次,我带队执行侦察



唐树兆的立功喜报及军功章

任务,走在最前面,不幸踩到敌人埋下的地雷。地雷爆炸,我的左腿被炸伤。当时伤势很重,骨头都露出来了,但可能精神高度集中,还要负责指挥,我也没觉得多疼,就草草地包扎,先止了血。战友们背着我撤离的时候,途经的石头缝很窄,背着人过不去,担架也进不来。一排长背着我,我让他先过去,然后自己用双手撑着石壁,一点点爬着挪了出去,

石壁上全是血迹。从前线回来后,我昏迷了很久。后来,我被转移到曲靖一家医院治疗了好几个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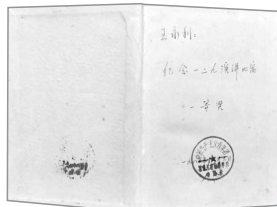
因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,我被授予二等功。被迫截肢后的那段日子,我的情绪比较低落,会想以后是不是就再也站不起来了……但就算最痛苦的时候,我也跟身边的人讲:我不后悔!无论当兵还是上战场,既然当了兵,流血牺牲都是正常的,身为军人,就要有这个觉悟。后来,装假肢、复健的那些痛苦,对我来说就不算什么了,和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和战友相比,我还留了一条命,已经很幸运了。(口述/山东莒县 唐树兆 66岁 整理/陈潇)

临危受命参加演讲获得第一名

1985年12月9日,我就读的职工大学举办了一场纪念“一二·九”运动50周年演讲比赛。比赛前两天学校进行彩排,应到的选手中唯独少了我们班的。原来,这项10月初布置的活动,被我们班团支书给忘了。班主任又气又急,把我叫去说:“你是咱班学习委员,只有你上了。”我说:“彩排时人家都能脱稿讲了,我们还没写稿,弃权算了。”班主任更急了:“不上上场不仅是态度问题,更是政治问题,必须上!”于是,我只有临危受命。

比赛开始,选手们个个神采飞扬,现场掌声不

断。我们班没参加彩排和抽签,我最后一个上场,也是唯一一个拿着演讲提纲上场的。我没有像其他选手那样慷慨激昂,而是用8分钟时间表达了三层意思。一是感恩。感谢改革开放政策,让我们这些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人圆了大学梦。二是珍惜缘分。我们这些学员年龄参差不齐,从全省各地会聚省城,同吃、同住、同学习,这是非常难得的缘分。三是奋力拼搏。我们当中有下过乡的,有扛过枪的,有刚刚结婚的,更有做了孩子爹妈的。大家克服各种困难,奋力拼搏,正在千方百



王永利获得的奖品

计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。“最让我钦佩的是那些舍家撇业的女同学。”讲到最后,我特意向离开父母、丈夫和孩子的女同学们深鞠一躬,向她们致以敬意。

我的讲述深深触动了大家,掌声一阵接一阵响起,一些孩子妈妈甚至被感动得哭了。最终,我获得第一名,奖品是一本书。(广东深圳 王永利 64岁)

拉土筑坝修水库



下乡期间,河北省抚宁县兴修水利,实施了北庄河水库的建设工程,我们有幸参加了施工。

北庄河水库位于抚宁县深河乡北庄河村,1968年11月动工兴建,作为向党的九大献礼项目,时间紧、工期短、任务重。1969年开春,施工特别紧张,如果汛期拦不了洪,就得炸掉重建。为抢工期,当年3月份我们付庄男知青被抽调到水库修筑大坝。我们5个知青背上行囊,坐大队的

马车到水库工地,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水库施工劳动。

我们的主要任务,是用手推车从大坝下游的土方基地向大坝上运土。从土方基地到大坝有好几里地远,而且都是上坡路。我们两人一个手推车,一人在前面拉车,另一人在后面推车。刘俊陶同学年龄小,才十六七岁,身子板也弱,就安排他在基地装车。水库工地实行半军事化管理,每天早6点起床,8点准时出工,中午吃饭休息一小时,下午6点收

工。水库拉土筑坝是个累活,两个人连拉带推,一步一步爬上几里路的土坡,每一趟都得满头大汗。一天要拉多少趟,还真没算过。

晚上,我们住在附近的老乡家。那一铺炕刚好容下我们5个人,睡觉时每个人都得直挺挺躺着。条件艰苦,但我们年轻气盛,不怕苦、不怕累,圆满完成任务。经过全体施工人员的艰苦奋斗,北庄河水库于1969年8月如期竣工。(河北秦皇岛 李军国 74岁)

第一次穿西服

1969年,我上高中。学校举办庆祝“五四”青年节文艺演出,要求各班都要准备节目。我们班准备的是活报剧:打败“苏修”野心狼。

那年3月,我国东北边境发生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。为庆祝我军胜利,我们班准备了自编自导的以珍宝岛战役为内容的活报剧。我在剧中扮演反面人物——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,被服装给难住了。因为,勃列日涅夫是西装革履,我去哪里找西装呢?

最后,还是我们班主任韩老师有本事,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件西服和一条领带。于是,我因为一次演出,人生第一次穿上了西服、打上了领带。(河北唐山 李湘杰 72岁)



骑马接新娘

我结婚时,正值“文革”初期,号召“破四旧、立四新”。定亲时彩礼少,媒人到女方“换帖”,带去了40元钱加四色礼物——馒头、糕点、粉条、糖块。四色礼物,女方每样留一半,另一半带回,男方会给媒人作为谢意。当时,抬花轿、请乐器班大操大办的娶亲没有了,有骑自行车的,有骑马的。父母为我选择了骑马。马头拴着用红绸做的大红花,牵马人是生产队的饲养员。天刚放亮,迎亲队伍就出发了。我胆小,骑了一会,就执意下马步行。于是,牵马的胡大叔乐滋滋地骑了大半程。返回时,我壮了壮胆,带着新娘骑马而归,数九寒天把脚脖子冻得生疼。

婚礼也简化了,许多流传多年的习俗没有了。在我俩给父母三鞠躬后,新娘就入了洞房。亲戚、乡邻中午吃大锅菜,每桌有一瓶地瓜干酿造的散白酒。他们喝完吃饱席散人走,我们的婚事就算办完了。(山东德州 杨宜勤 77岁)



第一次登长城



从小就读过毛主席的诗句:“不到长城非好汉。”我对长城神往已久。1992年6月,我被安排去北京参加培训。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,并如愿登上了长城。

八达岭长城是著名的游览胜地。那天,登长城的人很多。我们一行人爬上去后,在烽火台上尽情地挥手,兴奋地呼喊:“我登上长城啦!”烽火台口前,立着一块写着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的木牌,是毛主席的字体。木牌前站着许多等着拍照的游人。同行的人中有两位带了相机,忙着为大家逐个拍照。

在长城上,我们遇到了一批外国游人。他们叽里呱啦说些什么,脸上露出惊异的神色,相机的快门在他们的手中“咔嚓咔嚓”不停地按动……我去问了翻译,得知他们是埃及客人。他们说,长城比埃及金字塔更雄伟壮观。(湖南永州 袁忠民 70岁)